

太行绝恋

硝烟弥漫

生死奇缘

爱情凄美 恩怨缠绵

●张鸿疆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太行绝恋

●张鸿疆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太行绝恋 / 张鸿疆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
2006.11

ISBN 7-5057-2279-4

I. 太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5579 号

书名	太行绝恋
作者	张鸿疆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规格	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8.5 印张 386 千字
版次	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印次	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7-5057-2279-4/I · 620
定价	28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

第一章

你们都说了些甚狗屁话？我不爱听这些！自古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凭什么别人能去李家求婚，我蓝三去不得？太行山作证，我非要得到泉姑的绣球不可！ /1

第二章

按照咱太行人的习俗，姑娘出嫁前，绣球该由母亲保管着，中意哪个汉子，择吉日抛给他之后，父母才能撒手的。你娘为了你的婚事，蹊跷而死；现如今，爹不行了，只能把它交给你，爹要到天上去和你娘相会了…… /13

第三章

泉姑呀，情况紧急，道理一时半会给你说不清楚。你放心，打完这一仗，咱太行山，咱全中国，就再也没战争了。到那时，我立马来接你出去，咱好好过一世太平日子。 /25

第四章

我的心肝啊，我的宝贝！你知道吗？我李青山活这么大，上过大学，吃过洋饭，有外国女人求我，有中国女人求我，可我从来没有求过女人呀！今天面对你，我是第一次跪倒在女人脚下！我爱你，我要你，今夜就要定了！ /4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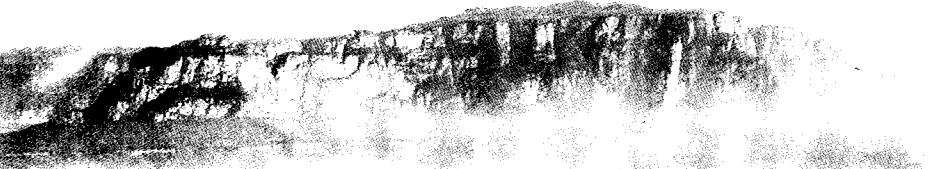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章

列祖列宗啊，你们皆都看见哩，李氏逆女心志仍然混沌，心声仍未请出，死活不肯张口，实乃执迷不悟。我代表李氏后辈，恳求列祖列宗，给可怜的泉姑一些时日吧，让她自我反省，以观后效。 /56

第六章

泉姑啊，你的情况，我是知道的！你们母子的生活，过得并不如意。依我看啊，你乃一介俗人，又是女流之辈，实在不必苦活苦熬啊！人呀，最难的，是战胜自己的欲望！听我一句话，为了你的身心平衡，为了天娃，还是嫁个汉子吧。 /68





第七章

天呐，我这辈子，命咋会是这样的？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发生蹊跷事？为什么我会一次又一次以身相许？为什么吃了这么多的苦，遭了这么大的难，我至今守口如瓶？我这是图什么呀？ /81

第八章

为了与那一个绣球汇合，我托多少人寻呀找呀，在既往的岁月里，错过了一个又一个对我痴情的女同志，也因此得罪了不少给我介绍对象的老战友和老朋友。直到现在，恋着自己许多年的刘芳同志，仍在苦苦地等待…… /91

第九章

天娃就是蓝世雄的儿子呀。可我为什么面对他时，就不敢承认呢？我怕什么呀？我怕自己的判断错了吗？没错的没错的，天娃真是他的种！他是一个多好的人呀，当初为了剿匪，匆忙离开山洞，后来找我找了二十年。如今，他当着那么大的官，却仍孤身一人，这多不容易呀！ /98

第十章

娘，这么多年，我的身世一直是个谜团。但凡是一个人，总是想要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。但是，从前我一问到这件事，你就伤心流泪，你就闭口不说。今天我只想问一句，蓝世雄是我的爹吧？ /110

第十一章

泉姑呀，说实话，我心里好愧疚。自打解放开始，咱村里就没有好好待过你，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吃了那么多的苦头。如若不是“文革”期间红卫兵砸掉贞节牌坊，咱李家庄第一贞女之位，就该刻上你的名字呀！ /118

第十二章

阎锡山啊，我太行山太清道公是守信誉的，我保护这泉眼长达几十年啊，一条胳膊都搭上啦，只是你没有践约，没本事开发它啊！老天爷呀，你竟然佐助一个毛头小子，却要让他成就大业！哈哈哈哈哈…… /133



第十三章

其实，二十多年前，我就猜测，你在山洞避祸之时，一定发生了一件无法对外人言说的情感秘事。对不对？你不肯对我述说，更无法对乡亲们启齿，宁可自己受天大的委屈，也不吐露心中的秘密。/145

第十四章

人啊，越老越爱追忆过去。回首平生，我经历过那么多血与火的战斗，经历过那么多风云变幻的运动。然而，在我生命之中，似乎只有一个最亮的亮点，那就是当初咱俩在山洞里那一段一生都难忘的生活……/156

第十五章

看什么？不认识吗？左边是我蓝世雄的夫人，右边是我蓝世雄的儿子，这才叫天伦之乐呀！你们也别大惊小怪了，快出去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到时候，有你们的喜糖吃！/171

第十六章

天桃姑娘，一个人如果探到了仇家而不出剑，那还叫人吗？我李某从共军枪口下逃脱出来，苟活了这么多年，如今被蓝家小姐所杀，我死而无憾！来来来，就朝胸口扎吧！/187

第十七章

你生在圣水泉边，本想为你起这名字，使泉泉相克，今后避开泉水，过一世太平日子。谁料到，你爹死于泉水，你又由于泉水，纠葛在两个男人之间，淹没了一生的幸福。如今你儿子天娃，也是为了这泉水……/197

第十八章

天娃呀，你可不要以为我们这些老战友老前辈没模没样！司马说得对，你娘泉姑等你爹三十年，从没嫁过人；而你爹蓝世雄当过师长，当过厅长，同样恋着你娘这么多年，从没结过婚——这是何其伟大的爱情呀！/207





第十九章

那时候，我急着准备上战场，每天晚上都要到洞外去呼吸新鲜空气，练习走路。你呀，总是小心地搀扶着我。咱头顶上，就是大大的月亮。咱走，月亮就走。咱停，月亮就停，太有意思了！ /218

第二十章

李先生有救了！李先生这种极罕见的孟买On型血，只有天娃能够配得上！真是不可思议！你们知道吗？除非李青山和他有血缘关系，否则是不可能的！ /240

第二十一章

我刚才一直在想，当年，蓝世雄被你打伤后，是同一个时期被她救的，又是几乎一前一后和她一起生活的。她什么时候怀上的孩子，自己怎么能知道呢？圣母玛利亚怀上了上帝的孩子耶稣，当时她也不知道呀，她也说不清楚呀！ /2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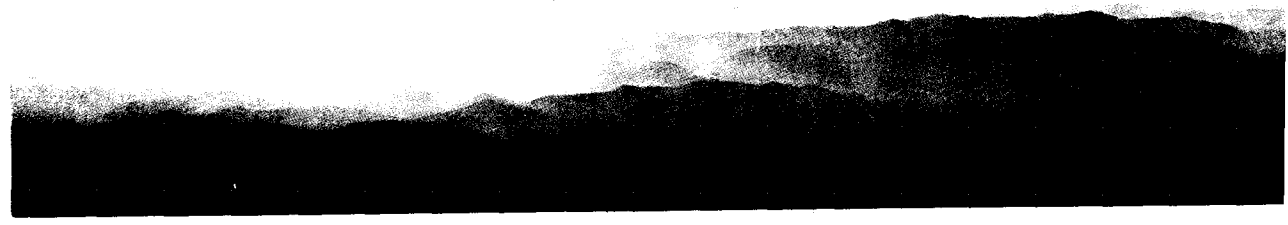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二章

我已经跟李青山明确说过，我死也不会离开太行山；他告诉我，天娃也不愿意出去。这样，我们母子就在这儿，你和李青山仍在香港，好好过你们的生活，白头到老，这有多好！ /264

第二十三章

泉姑呀，你可知道，当年我受伤之后，被太清道公所救，就居住在离你这山洞不远的地方。你先救了蓝世雄，后救了李青山，而且你们经常在洞外散步说话，我全看在了眼里。正是从那时起，我开始进行长达三十年艰难修行的。 /274

尾 声 /286



第一章

你们都说了些甚狗屁话？我不爱听这些！自古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凭什么别人能去李家求婚，我蓝三去不得？太行山作证，我非要得到泉姑的绣球不可！

1 许多年前。

那时候，李青山并不知道紧紧追赶自己的共军头儿就是蓝世雄。

“撤！快撤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！”他觉得天在旋，地在转，轰轰隆隆的枪炮声和此起彼伏呐喊声，把他的脑袋震晕了，眼睛红肿，声音嘶哑，似乎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好不容易突出重围，要不是保境大队长蓝三率队前来增援，自己的部队无疑会像其他的部队一样，被共军包了饺子，然后一口吃掉……根本来不及多想，他就冲着紧紧护卫着他的手下喊道：“都撤出来了么？辎重统统扔掉，电台……电台……”见机要参谋阎惠小姐并没有在仓促撤离时跑散，才松了一口气，急急地问道：“蓝三，蓝大队长他们呢？”

副官李金贵擦一把脸上的汗，惊魂未定地报告道：“李司令，咱的人基本都撤下来了。蓝三别看是土匪……不不，咱的蓝大队长真行，正在拼死抵抗！”

李青山揉揉眼睛，看见天是红的，地也是红的，在血光和硝烟之中，蓝三像黑色精灵，正率领着他的地方保安部队与追来的共军进行殊死搏杀，情不自禁说道：“这买卖值呀！”

蓝三是太行山的传奇人物。

十八岁上，他当着父老乡亲的面大喊大叫：“我要做天下豪杰，想说甚说甚，想干甚干甚，当一个逍遥自在的英雄！”捉起一只大公鸡，一把将鸡头揪下，在鸡的挣扎中饮喝鲜血，满嘴满脸皆染成了红色。从此，他拉起杆子，在太行山中横冲直撞，谁也奈何不了他，被人们骂为土匪。

有一次，他偷偷回老家蓝家村，得知蓝氏几个姐妹惨遭日本兵强暴而悬梁自尽的消息后，气得哇哇乱叫，咯嘣一下咬断牙齿，没有吐掉，生生吞下肚里。他二话没说，就和胞弟蓝四及一帮太行汉子蹿出村去，又拉下自己的绿林人马，趁黑摸入日军兵营，好一通劈杀，砍掉了十六个鬼子的脑袋，为妹子报了仇，雪了恨，这使父老乡亲们对这人有新的认识：

“这小子，还自称梁山武松呢，其实就是强盗一个。可是遇到真强盗日本鬼子了，就显出血性来啦！”

“甭管绿林也罢，土匪也罢，一旦到了要紧三关，这些家伙还真比政府更能替老百姓出气呀！”

此时，他双手使枪，左右开弓，在一块巨石后面指挥保境大队激战。当看到共军追击部队越来越多时，他扯着嗓子，向李青山请示道：“喂，司令呀，再这样打下去，我的人全都要被打死光他妈的了！你们快跑，我们这就撤下来！”

“不行！”李青山厉声吼道：“蓝三呀，再顶一会儿吧，大部队还没有完全撤进山来呢。”一边督促李金贵他们快跑，一边朝蓝三喊：“快，快，快给我顶住，务必把共军堵在太行山外！”

几颗炮弹飞来，咣咣咣地炸响。蓝三的身边，立时被炸倒一片人。他摸摸脑袋，觉得自己没被炸飞，再低头看时，顿时傻了眼，猛地抱起血肉模糊的兄弟蓝四，抖抖地大喊：“四弟呀，咱与共军无仇无冤，说好的接应过李司令之后，咱就把队伍拉出去，过神仙日子呀，你咋就……”

蓝四早已血肉模糊，大张着嘴巴，有一句没一句地说：“忠义成人事，忠义败人事……你太讲义气了……咱这趟接应李青山，不值得啊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就咽了气。

见人已死，蓝三放下尸体，发疯似的跳上巨石，冲着被他们掩护进山的李青山部队骂道：“都是为了你们呀，我的兄弟才没了！”然后双枪对着山外狂打一气，吼道：“老子跟共军拼了！弟兄们，有种的跟老子上啊……”

李青山的部队，从城里退下来，被解放军一路追到了太行山里。他边逃心里边想：“这儿可是神仙福地！当年，小日本无论多么疯狂，多么凶恶，只要自己的部队能够撤到这儿，每一座深涧，每一块岩石，每一个山洞，便会像亲人一样，进行无所不在的庇护，使鬼子的扫荡阴谋一次又一次失败。”想到此，他不无感激地朝大山作了个揖，看见自己带下来的大部分人马已经进入安全地带，加之蓝四阵亡，蓝三裸着胸红着眼，正和共军拼命，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，便命令蓝三赶紧带队退下来。

“李司令，咱们要为四弟他们报仇啊！”蓝三根本没有撤的意思，他两眼闪着凶光，从大石上跳下来，逼近李青山喊道：“你们走好了，我死也不走！球，脑袋掉了，不过碗大的疤！”

“嘿嘿……”李青山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，问道：“让你来接应大部队时，你说什么来着？你不是声称与共军无冤无仇吗？”见蓝三脸涨得通红，接着说道：“这就对喽——想着要报仇，才是你蓝三的性格嘛！”

蓝三还想说什么，共军已像潮水般发起了新一轮进攻，子弹嗖嗖嗖地在他们头顶和身边飞舞。李青山皱皱眉头，下达命令道：“撤，所有部队都撤进太行山！兵法曰，三十六计走为上。”

蓝三摇晃着脑袋，心里既烦躁又茫然，歇斯底里地朝着共军那边射了一阵枪，瞅

着横七竖八倒毙的兄弟，说了声：“这仗打得窝囊！”很不情愿地率剩下的弟兄们撤了下来。

解放军部队见国民党军全线撤退，立即乘胜追击。

满山的枪炮声、呐喊声，使鸟儿惊叫着向四处逃散……硝烟滚滚，如云似墨，在这绵绵大山前缓缓掠过，似乎永远也飘不完，走不尽。

2 太行山口。

蓝世雄是解放军追击部队的头儿，也是太行人氏。担任支队长的他，率领部队连战连捷，将敌人追进了山里。他回头对战友们喊道：“大家再快一些，咬咬牙，翻过了凤凰岭，把李青山堵住，否则这股敌军很可能要溜掉！”

“哦哦……进太行山哩！”部队的文化教官司马兴轩戴一副近视眼镜，一边行军，一边用地质锤在山崖上敲打，时不时还用小本本记录着什么。在他写字的时候，后面的战友催促他快走，他急忙收起本本，一边继续前进，一边抬头说道：“我看啊，李青山跑不了。上党战役时，阎老西的亲家梁佩璜那老狗不是很狡猾吗？最终怎么样？还不是让咱们给包了个圆儿。三万兵马，一个没漏，统统被歼！李青山算老几？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又回太行山了，”战士们也都边追边说，“这地方咱们熟悉，李青山逃不出咱的手心！”

蓝世雄摆摆手说：“可别小瞧了姓李的！他也是个钻大山的高手呀！”又回头望望道：“司马文教啊，你可知道，他李青山和你还是同行呢！”

司马兴轩不解地抠抠脑袋，讷讷地说：“那李匪……和我同行？不，不会……不会……”

蓝世雄见司马兴轩在那儿愣神，推了他一把道：“快，咱们边走边说。”

当司马兴轩瞅着蓝世雄，催他快说时，他却并不开口，脑中不由闪现出李青山这个人来。

记得那是一个黄昏时分，天上残阳似血，地上腥风飘曳。一队鬼子忽然从深山里窜出来，蓝家村的三个女人没来得及跑掉，一个被鬼子奸淫之后，又被刺刀捅死，肠子从炕上一直拖到院外；一个因不堪被辱，纵身跳到井里，溺水而死；另一个小妹妹，只有十四岁，惨遭一群鬼子轮奸，整个身体肿胀如发糕，想要咬鬼子一口，都没了力气，最终含恨上吊自尽……

当天晚上，砍柴回来的蓝世雄，听见蓝氏宗祠里一片哀号，知道了详情之后，就对刚刚回村的蓝三等人喊：“你们不是号称绿林好汉么？哭有球用，如若你们贪生怕死，就滚到一边去！”顺手卸下院里的大铡刀，大手一挥道：“咱想过消停日子，可鬼子非不让咱过呀！不怕死的跟我来，咱去找鬼子算账！”

“小看人吗？天下就你蓝世雄有种？”蓝三一把揪住蓝世雄的衣领，嚷道：“你是蓝氏宗亲，难道我就不是蓝氏子弟？杀鬼子，报大仇，谁还怕死不成？”

蓝世雄一把拨拉开蓝三的手，吼道：“好小气的家伙！你大概还在为我没入你们一伙而生气吧？那有什么大碍？若有种，就别祸害自己同胞，这便跟在我后头，直奔鬼子兵营！”

蓝三、蓝四等人喊着“杀东洋报大仇”，跟着蓝世雄一起奔出了村。

趁着茫茫夜色，他们左劈右杀，刚把施暴的恶魔斩尽，就被前来增援的鬼子团团包围住。

知道已经到了生死关头，蓝世雄扔掉卷刃的大铡刀，不顾一切地从鬼子死尸中抱起机关枪，“突突突突……突突突突……”一边掩护，一边喊：“弟兄们，你们都快撤吧！保下一条命，今后再和狗日的干！”

“你呢？”蓝三道：“你是有文化的人，命比我们大老粗金贵，你先撤！”

“不不！你听我的！”蓝世雄根本没理这个茬，早已杀红了眼，打得更凶了。

从子夜一直打到黎明，蓝三、蓝四、蓝世雄等人始终打不出去。是李青山——正是这个年轻英俊的军官，率领着大队人马及时赶到，才为他们解了围。

脱险之后，一脸书生气的李青山抖抖身上的尘土，说道：“你们知道你们杀的是些什么人吗？”

蓝三抹一下脸上的血点点，说道：“人？我们不杀人，我们杀的是丧尽人性的畜生！”

蓝世雄也觉得李青山这话问得蹊跷，接话道：“你说你说，这些家伙是干甚的？”

李青山嘿嘿一笑道：“你们这一下，可让佐藤少将心疼死了——这些日本人，可不是普通的鬼子呀，他们是日本大东亚矿产公司的，专门到咱太行山里来探宝……”

“这么说来，我们更是杀对了！”想到自己拉起杆子，常人以为是娶不下泉姑给逼的，但他心里清楚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替死去的兄长报仇，于是就气哼哼地说：“想探天国圣水，没门！反正是鬼子，反正祸害咱兄弟姊妹就不行！”

李青山从一个鬼子尸体上解下一个精致的地质锤，擦去血迹，说道：“嘿嘿……留个纪念吧！”顺手交给卫兵保管。接着，他宣布了二战区长官阎锡山的抗战动员令，即战争期间，地无分晋南晋中晋北，人无分工农侠商学匪，皆一视同仁，都有抗战守土之责，要按律收编这批太行汉子入伍服役，并强调这是“战时命令”。

在李青山的鼓动下，蓝三等人拱手喊着“恩人呀恩人，我等性命，就是你给的！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”，立马接受了整编。当即，蓝三被任命为政府军的保境大队长，蓝四为副大队长，各头领也都一一封了中队长、小队长等官方头衔。

整编之中，也有不少蓝氏子弟犹豫不决，纷纷嘀咕着：

“咱是庄户人，全靠地活命哩，人离家走了，家里的地谁种？”

“虽说古来忠孝不能两全，咱杀鬼子就是为国尽忠，可我家爹娘年事已高，没人照

顾可不行！”

“我媳妇怀娃了，反扫荡撤进后山躲避时，摔了几个跟头，怕是不几天就要生！”

……

蓝世雄瞅瞅大伙儿，心中自然也有了一本账——他认为，同样是高喊抗日，国民党二战区就知道收捐抓丁，老百姓的口头禅是：“自古未见粪上税，而今只有屁无捐。抗战口号喊破天，抓丁抓到田边边。”而且，部队祸害百姓的事件也时有发生。

因此，他并不想参加国军，而是扔下机枪，对李青山说：“感谢你救我一命！但我不愿意加入你们的队伍！”说完，领着一帮太行汉子就要离开。

“站住！”背后的李青山喊道：“你回来！”

“干甚？”蓝世雄回头望着李青山，说道：“杀鬼子的途径多得很，只要有心，在哪都能抗日，何必逼迫我们？”

李青山皱皱眉头，拔出手枪道：“加入抗日队伍，这是一件何其光荣自豪的事情？作为三晋汉子，理应踊跃响应才是！何况，我这里还有阎长官的命令书！”

“呀喝，枪口对上了？”蓝世雄上前一步，挺直腰杆，拍着胸脯道：“抓丁吗？想开枪，就对这儿打好了！”

李青山被逼得后退了两步，枪口不由垂下去，他为这个浑身是血的汉子这种不怕死不怕诈的精神所震撼，便倒抽一口凉气，摇晃着脑袋道：“嘿嘿……嘿嘿……哪能呢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嘛……嘿嘿……你这人还挺有个性的！”

蓝世雄见李青山不再提出横蛮要求，就双拳一抱道：“你的救命之恩，日后我会还的！大山作证，咱后会有期！”

李青山想了半天，在脑中选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，只好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将来会后悔的！”

蓝世雄没有再说什么，带着一帮太行汉子，毅然转身走了。

……

想到这儿，他不由加快了追剿李青山残部的步伐。

3 云雾茫茫，黄土绵绵。

山壑之间，腾起重重硝烟和火光。一群群国民党溃兵，在炮火中边打边向深山退却，他们对这儿的地理很熟悉，三转两转就没了身影。

太行山的确是奇山，在一道道山梁和一片片黄土掩映之下，隐藏着一个个千奇百怪的山洞，难怪古代的鬼谷子和历朝圣贤躲避战乱或者修身养性，要进入太行山。

在一个巨大的岩洞里，各种怪石峥嵘嶙峋，洞内“大厅”里或站或坐，涌进了几百国民党残兵。四面石壁上燃着的松明子，发出“吱吱”的响声，滴滴答答地流着松油。

大厅正中，身着上校军服的李青山正焦急地来回踱步。他的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，

眉清目秀，留有一撮小胡子，手提文明棍，很英俊，也很洋气。

“李司令，我们总不能就这样等死吧！”身着玄衣、胸前交插两支驳壳枪的保境大队长蓝三望着李青山，用袖子抹去脸上的汗珠，烦躁不安地说：“太原城已经被攻破，遥控指挥的阎长官不可能派兵来救咱们哩！我看咱别等什么上级的鸟命令，和共军拼它个鱼死网破！球！咱怕他甚？”

“放肆！”李青山情绪很烦躁，逼近蓝三，吼道：“在这非常时期，不许胡说八道，扰乱军心！”

蓝三只好叹口气，缩回脖子嘀嘀咕咕道：“躲在这山洞里有球用，这口气，我咽不下……”

这个岩洞很深。在蓝三等人说话时，断断续续从远处传来滴滴答答的发电报的声音，副官李金贵伸长了脖子，向里探望，嘴里喃喃道：“该有指示哩……总不能不救我们呀……”

这时，一个女人拿着一份电报走进大厅中央——她叫阎惠，二十来岁，是阎锡山的侄女，又是军统局专门配给李青山的机要参谋。由于她有这双重身份，所以在这支队伍中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她身材不错，脸蛋白净，着一身非常得体的毛呢军服，穿长筒皮靴，急步走到李青山面前道：“急电，急电……”望望四周，压低嗓门对李青山说：“我叔他……不不，阎长官急电，他老人家要求我们贵贱要……”

李青山一把夺过电报，凑近松明仔细看，一字一板念起了电文：“目前形势很好，朝鲜半岛很可能爆发大战；苏军向远东大量集结，美军在迈克阿瑟将军指挥下，也在日本、菲律宾等地积极应对。韩战一起，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。因此，你们已被编入复国地下军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应该养精蓄锐，不宜主动出击，先在太行山里与共军周旋，查明天国圣水，再听指示。情况紧急时，可以便宜行事……”

副官李金贵一跺脚，就骂了起来：“又是他妈的天国圣水！共军正在大搜山，弟兄们的命还要不要了！”

许多兵士嚷着要立即突围：有的说要通过秘密通道去香港，有的说要趁着混乱去台湾……一时喧声四起。

蓝三不赞同李金贵的意见。他是土著，自有自己的打算，就冲着他喊：“李副官，你嚷什么！要走，你们先走，老子一定要为我四弟他们报了仇再说！”转过头又说：“李司令，咱们不能这样躲来躲去的，咱要打他个措手不及才行！李司令，你说话呀！”

众人都望着李青山，等着他下命令，而他却长叹一口气说：“唉……出境也罢，拼命也罢，都不是上策。”

阎惠凑上前来，捋一下秀发，问道：“李司令，大家全看你了，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李青山用手制止住阎惠继续发问，缓缓地坐在了铺有太行山狼皮的座位之上，瞅了瞅山洞，心里暗道：“这是我李青山的避难所呀！想当年，日本人就在洞外喧嚣，这个洞却多少次掩护了我啊！”然后痴痴地盯着燃烧的松明子，半晌不语。

蓝三性急，抻着脖子嚷道：“炮声越来越近哩！李司令呀，快说咋办吧……”刚想往洞口冲，却被阎惠拦住了。

轻轻闭上眼睛，李青山平静地说：“我李某乃太行山里一介书生，出于民族义愤，毅然投笔从戎，在抗战中，为三晋父老尽了绵薄之力。承蒙百川公错爱，招入参谋部供职。在那炮火纷飞的年代里，咱们的阎长官就深谋远虑，筹划着战后建设山西的大计，又派我赴美国学习地质……”

松明子“吱吱”直响，人们在静静聆听。

李青山睁开眼睛，坐正身子，继续说道：“谁能想到，学成归国，形势急转直下；国共只打了两三年，国民党就一败涂地。老蒋逃到了台湾，百川公从太原城金蝉脱壳，先赴南京，后飞广州，虽然还当着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，但目前也已经亡命海外……战后建设山西？”他摇摇头，自嘲地笑笑：“哼哼！哼哼……”

“司令，在这关键时刻，大家都等着你的决定呀！”阎惠三步两步奔到李青山身边，摇晃着他的胳膊，显出女人的媚态来。她的姑妈半年前去了美国，她是想趁着共产党的政权还来不及建立的混乱时机，和那些山西富豪子弟一样，立即出境，去纽约读大学的。上月，她姑妈还给她来信，说是一切都办妥了。之所以没有走脱，从公的方面论，她在这支队伍中，担负着特殊使命；从私的方面论，她迷上了这位留洋归来的年轻司令，总想着和李青山一起摆脱这纷纷扰扰的战事，去过自由太平的日子。这会儿，她扭动着腰肢，鼓动李青山道：“司令，我叔的电报不是说，咱可以‘便宜行事’吗？西南天府之国的胡宗南丢了百万军队，不是逃出去了吗？西北的叶成、马呈祥、罗恕人，不也从南亚逃出去了吗？那咱们也快走吧！把这穷山恶水扔给共产党！”

“不！这三晋江山处处是宝，绝不是穷山恶水！”李青山瞪了阎惠一眼，说道：“你知道么？从吕梁山到太行山，从五台山到中条山，底下全都埋着挖不完用不尽的乌金，至少可以供全中国烧五百年！还有铝，还有锌，还有……”他不想一一列举山西的宝贝了，提高嗓门道：“oh, my god!”然后改用汉语说：“只是上帝不公，没给我们时间开发罢了！咱们是晋绥子弟兵，阎长官的命令，必须坚决执行，韬光养晦，就在这黄河与大山之间，与共军周旋！”

“司令呀，”李金贵和众人嚷开了：“都要改朝换代哩，咱们怎么执行阎长官的命令？”

李青山站起来说：“大家都是三晋人氏，熟悉地形，用不着惧怕共军！只要我们隐蔽下来，找到圣水和地下宝藏，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打起来，中共和苏联结盟，美国自然就会帮助咱们反攻大陆。到那时，阎长官就会回来，一切都好办了！”

蓝三就希望队伍不要出境，至少现在不拉走。他忙说：“对！潜伏下来跟共军干！只要能四弟他们报仇就行！”

阎惠见李青山主意已定，一时无话可说，心里嘀咕着：“这李青山，和我叔一个德行，都是守财奴，都舍不得这些坛坛罐罐！罢了，先跟着他一边与共军周旋一边

找宝吧，谁叫我喜欢他呢？”脑子又一转，她笑殷殷地对蓝三说：“蓝大队长，你是这一带的地头蛇，对太行圣水一定有……”

蓝三想了想，对阎惠说：“你是阎长官家的大小姐，净在城里享福。你可不知道，从前呀，我们那些山沟沟里的村子，不知中了啥邪，瞎子，瘸子，哑子特别多，我也……唔唔……”他陷入沉思之中，喃喃道：“李家庄有一个老郎中，是神仙岭二掌门，专治邪病。他还有个独生女儿……嘿嘿……嘿嘿……”松明子闪闪烁烁，如梦如幻，蓝三不由得回忆起了往事。

4 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清晨呀！

云轻雾薄，阳光和煦。在松林掩映的村落里，清风吹动着花香，鸟儿在鸣啭，鸡鸭在欢跑……眼睛瞎了多年的蓝三，离开他的蓝家村，赤着脚，手持一根竹竿，又一次翻山越岭，循着阳光和鸟鸣来到李家庄治疗眼疾。

李郎中的独生女儿泉姑，立在门前的槐树下，口噙树叶，欣喜地与晨鸟对鸣对歌：

啾啾……啾啾啾
 关关那个雉鸠
 喔儿……喔儿啾
 在河这个之洲
 ……

“哎呀，娘耶……”蓝三一不小心跌倒了。泉姑发现后，停了唱歌，急忙上前扶起他来，拍拍他身上的土，用银铃般的声音说道：“蓝三哥，又来瞧病了？走路要小心啊！”

“唔唔……是泉姑妹妹……”蓝三心中涌起一股热流，但却决绝地拨拉开泉姑的手道：“别理我，我是瞎子，我是蓝家村人，你该干甚干甚去！”

“三哥！”泉姑并没有生气，而是和往常一样，搀扶他往家走，红着脸说道：“你呀你，越大脾气越怪！蓝家村人咋啦？你眼睛有病，该治就治嘛，老是担心别人看不起，这样咋活人呀！”

蓝三乖乖地听从泉姑的安排，不再犯倔，向前走了几步，瓮声瓮气说道：“我这眼睛，经你爹这么久的治疗，今天似乎能够看见点光亮哩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泉姑欣喜地说：“这太好啦！”

他们来到李家门口，泉姑轻轻盈盈地扶着蓝三进了屋，阳光透过松林，如丝如缕，蓝三的头仍朝向东方——显然，他的眼睛被阳光吸引住了。

这时，从李家走出几个残疾人来：他们有瘸腿的、有眼瞎的、有歪脖的……皆都

是十里八村的父老乡亲，见到泉姑，谁都热情地点头打招呼，然后各自离去。

这间绿树环抱的小屋，居于村子东头，不算很大。室内，正堂安放着一张桌子，两侧的墙上，挂满了“妙手回春”、“华佗再世”、“道仙神医”等条幅。由于年久远，这些条幅上的大字，大多已经褪色。门后的空地上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草药。

身着道袍的李郎中六十多岁，头上扎一发髻，精神矍铄，红光满面。他送走一位瘸腿妇女后，就让蓝三坐下，醮着一小碟清水为他治眼，并熟练地按揉他的面部穴位，又询问疗效情况。当听到他说眼睛可以感受阳光时，高兴得大笑起来：“哈哈哈哈哈……三儿呀，这是你的造化！虽说你从小顽皮，性格冥顽，闯过那么多的祸，可老天并不想让你一辈子当瞎子啊！”

泉姑的娘是个好看的女人，四十刚出头，只一笑，就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来，一边做饭一边说道：“我就说嘛，三儿有福，三儿此生最祥瑞。”

泉姑心里咯噔一下，诧异地望起了母亲：“从前，母亲从来不允许她和蓝家村的人交往，为了和蓝三一起玩耍，自己不知挨过多少训斥呀！今天，母亲咋……”没敢多问，只好静静地在一旁观看。

李郎中瞅了泉姑的娘一眼，对蓝三说：“孩子，你眼睛好了，就再也不要到我这来了。日后，你该去砍柴当樵夫，或者去种地当庄稼汉子……”

蓝三知道这是在下逐客令了，还想申辩什么，泉姑的娘就走上前来，上下将他打量一番，喃喃道：“土浴那会儿，还是个肉蛋蛋，一转眼，蹿起个大小子来……”不禁抹泪感慨道：“这娃娃，生下来就八斤八两，虎头虎脑的，可招人喜欢呢！嘿嘿……周岁那年抓阄儿时，你猜怎么着，竟抓了一个女娃娃的绣球呢！”

“婶，你是李家庄人氏……”蓝三大惑不解，冲着泉姑的娘方向，问道：“你咋知道我小时候的事情？你咋对我……”

泉姑的娘敛住笑容，脸一绷道：“只管好生看你的病，问那么多废话干啥？”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“快做你的饭吧，下午我还要采药去呢！”李郎中皱了皱眉头，冲泉姑的娘道：“说过多少遍了，让你别提过去，你咋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？”

“爹呀，娘呀，这花好香！”泉姑打断了李郎中的话，随手从身边的草药中抽出一朵小花儿，一边闻，一边瞧老父亲治病，姿态优美可爱。她上前说道：“花也能为人解除病痛呀，咱这儿，的确处处都是宝贝！”

李郎中对女儿笑笑，说道：“那当然喽！今天我高兴，这就应允你的要求，答应你下午和我一起上神仙岭采草药！”然后，才对蓝三说：“虽说蓝氏和李氏有些不合，可我行医是为了解除人间疾苦，才不管姓氏门流呢！哦，差不多哩，三儿呀，睁开眼睛吧！”

蓝三慢慢将眼睁开，似乎看见了东西，好一阵惊喜。因为他面前，由模糊逐渐清晰起来——他朦朦胧胧看见一朵花儿，渐渐地，他看清了那是一个美丽少女，手持一

朵鲜花，正在朝他微笑。“呵呵……”他嘴巴张得老大，喃喃说道：“多好看……多好看……”仿佛自己进入了梦幻之境似的。

那一刻，他想起了小时候，蓝家村的他，经常越过界石，与李家庄的泉姑一道玩耍时的情景。

他比泉姑大几岁，自然也会像大哥哥似的采来蔷薇花、马兰花、月季花、杜鹃花、山丹丹花……用心给泉姑做花冠，让泉姑当他的“婆姨”，他当泉姑的“汉子”。玩罢“过家家”，喜得他在草地上直翻跟斗，对着大山哇哇乱叫：“这就对哩！长大后，我必然要把你娶回家……”然后抱着泉姑就唱酸曲曲：

指尖尖连心拉手手
脸对着脸儿亲口口
待等那红红的日头落在西山后
咱俩悄悄儿下沟沟
……

泉姑一时气恼，挣脱蓝三的搂抱，跑到高高的山峁峁上，将辫子往身后一甩，唱起了反串串信天游：

七月半的柿子涩呀么涩死口
没羞没臊的人得不下个红绣球
……

她抓起土坷垃，就朝蓝三打去，直打得蓝三连连求饶着：“好泉姑，好妹妹，我再不敢了。”又跑过来解释道：“我不说浑话了，咱俩不吵不闹，好一世就行！”

“你性恶，好欺负人！”

“泉姑妹妹，我可善呢，我稀罕死你了！”

“你走你走，回你的蓝家村去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！”

“我……为了不惹你生气，我恁听话呢！”

……

后来，不知怎么搞的，蓝三也和蓝家村的许多人一样，眼睛渐渐看不清东西了，再也看不见泉姑那天真可爱的小模样儿了。一时怒起，他痛苦地喊着“活着有球意思”，就喝下砒霜，服毒自杀。村里的乡亲们都说“这娃倔，想干甚就干甚，是个不要命的夯货”，急匆匆将他抬到李家庄来。

李郎中及时进行了抢救，又是灌肠，又是洗胃，可他三天都没有苏醒过来。

当时，李家小屋里聚集了许多人，大家七嘴八舌说了许多话，他一句也没有听清。